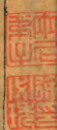




09669

升菴先生文集四十五卷



從子 有仁 編輯

成都楊慎著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大學論

江陽王藩臣全校
內注蕭如松

大學上下左右前後

大學論絜矩之道曰上下曰前後曰左右經生講師皆朦朧其說不知為何等人也有問於余余曰此五倫也上下君臣也注曰不以無禮使之不以不忠事之此即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也上下非君臣而何莫為於前後將何求莫為於後臣美弗彰論幹蠱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五

曰克蓋前愆論傳家曰垂裕後昆前後非父子而何至於左右則內而弟兄長幼也外而交隣寮友也五倫盡於是矣或曰何以遺夫婦曰夫婦不可以絜矩言也婦有惡禮有七去夫有惡則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奈何去之婦死有再娶之禮夫死無再嫁之義夫婦豈可以絜矩言乎大學之絜矩即中庸之自責自脩也子臣弟友五倫盡矣亦不言夫婦何也豈可云所求乎婦以事夫未能乎是知大學中庸曾子子思相傳之轍如一也

代春鳶飛魚躍

陳白沙詩曰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
六籍也無書香山益菴陳夢祥辯之曰道具體用體
則天命之性用則率性之道也性道皆實理所爲故
曰誠者物之終始體何嘗虛耶六經所以載道一字
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以之發言則
言必有物以之措行則行必有恒故曰君子學以致
其道書何嘗以實爲虛幻以有爲無妄也其曰言外
意卽佛老幻妄之意非聖人之蘊也嗚呼陳公此言
鑿鑿乎聖賢之真傳不待曲說傍喻而切于日用是
真知道明理之學也近日講理學者多諱言之惟整
者茂聞是可慨也

活潑潑地

中庸章句引程子云活潑潑地僧家語錄有云頂門
之竅露堂堂脚根之機活鱗鱗又云圓陀陀活潑潑
程子之言未必用僧語蓋當時有此俗語故偶同爾
西人問尹和靖曰伊川語錄載人問鳶飛魚躍答曰

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不知當時
曾有此語否先生曰便是學者不善紀錄伊川教人
多以俗語引之人便記了此兩句焯嘗問莫只是順
理否伊川曰到此吾人只得點頭今不成書先生教
人點頭嗚呼和靖親炙伊川其言若此蓋恐俗語誤
後人可謂不阿所好矣朱子乃以入章句所見何其
不同邪余嘗評之曰說文之解字爾雅之訓詁上以
解經下以修辭豈不正大簡易哉世之有說文爾雅
猶中原人之正音也外此則侏儻之夷言商賈之市
語漢唐以下解經率用說文爾雅匪惟解經爲然也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五

三十一

鳩摩羅什以漢語譯梵書亦用說文爾雅可見二書
可通行百世矣至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儒者亦
學僧家作語錄正猶以夷音市語而變中原正音或
一方之語不可通于他方一時之言不可施于後世
如喫緊活潑便辟近裏今不知爲何語欲求易曉反
爲難知本欲明經適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簡以打
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眉合眼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
之說道理之談辭達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

鬼神爲德

中庸鬼神之爲德一章其實言祭祀鬼神也故始贊

其盛而次言體物不遺又次言齋明承祭洋洋如在
言體物之實也又次引詩言神之格思格至也明是
祭祀鬼神也宋儒著鬼神二字支離太甚既以二氣
又以造化言又以伸爲神歸爲鬼其實一物而已
爲神指人物而言其言一物是合幽明陰陽
曰造化之迹則有形有聲視之
一書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虛無又豈子思作
善之旨乎此章之旨二言以蔽之曰明則有禮樂幽
則有鬼神而已平常之理本如是學者試平心思之

神者聖人所不語蓋非遙幽明達天德者未易言而
精氣遊魂鬼神情狀於易言之何也易者知化盡神
之書非養蒙之具而中庸則垂訓教人初學易知易
行者也故朱子引程張二氣良能造化之迹諸說移
以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則不可愚嘗言
解書如治病須對證下藥藥如對證牛溲馬渤亦能
奏功藥不對證雖金膏水碧反以戕命

何邵公述古薦禮文

春祠薦尚韭卵夏禴薦尚麥魚秋嘗薦尚黍肫冬蒸
薦尚稻鴈此所謂薦其時食也天子四祭四薦諸侯

三祭三薦大夫再祭再薦薦祭于室求之于幽祭于堂
求之于明祭于祊求之于遠皆孝子博求之義也大
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等也殷人先求諸明周
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

方策

聘禮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方小而策
大也方木版也策編簡也簡是一片版策衆簡相連
也

季文子三思

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五

五

金玉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怨歸
父之謀去主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
弑君立宜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焉又
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植其爲妾馬金玉也
多矣是亦公孫弘之希被玉薺之謙恭也然則小廉
乃大不忠之節乎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
後行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此言微婉蓋曰再尚
未能何以去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
而興兵封植以肥已矣不得其解者乃云思至于三
而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

弗措也管子所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然則以三思稱季文子者亦左氏之流也夫

其論改火

鑽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太盛故再取此意料之言耳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爲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櫛色玄象水也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何也土位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五

六

在中宮而寄王于四時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令于仲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是其說也統之則爲四時分之則爲五行五行各七十二日土分王于四時之末各分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總五行之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而成一歲也慎十四五時先祖留耕公教說如此且云見宋儒某書今不能記其爲何書何人也

思辭子見南子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矢之辭亦甚昭矣而後世王符劉子玄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爲誓否謂不合理

不由道亦淺之乎觀聖賢矣孔鮒云古者大享夫人
與焉于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
亦弗獲已矣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
居羨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合
二說而觀之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
古者仕于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
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
非不說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
屈乃天棄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興而吾道賴
之行哉見之者不過答其禮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
白而王符之徒亦無所吠其聲矣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五

七

不圖爲樂之至于斯

今之說曰不意舜之作樂至于如此若如其說則孔
子之視舜劣而小之甚矣且孔子嘗曰樂則韶舞又
曰韶盡美矣非不知韶也非不知舜也舜之大聖其
樂盡美固其所也而曰不意非小之乎譬今有二士
一有文名一素無積學有聞而登高科聞者以爲固
其所也素無積學而登高科人必曰不意至于如此
也使舜而非聖則曰不意作樂至此盛可也其說病
甚矣按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爲

君夔典樂則其盛宜也君非舜工非夔而忽見于齊
廷詭齊也非詭舜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田氏乃舜
裔舜以揖遜有天下而田恒乃弑其君故孔子聞韶
而嘆曰不意盛德之後而乃篡弑乎有所感也此又
一說也

不觚

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博
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傳所
謂三升曰觚是也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爲圓故史記
云破觚而爲圓也足之四稜漢官鳳闕效之以爲角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五

八

文選云上觚稜而棲金雀也下爲四象禮所謂象觚
也此所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急就章
所謂急就奇觚與衆異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而率
爾是也孔子所歎之觚則酒器而非木簡也何以知
其然以觚爲簡起于後孔子未嘗見之也又
以勢言之酒觚可削而圓木簡可削而圓也木簡
而規圓之豈不成起麴杖邪是以知觚可歎蓋酒
器而非木簡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
尚象以一觚言之上圖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
順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爲圓者矣徒取

其利于王之易鑄而不知夫其象便於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于獻酬之際見而歎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

去喪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夫子與點

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五

九

其用於世者何如也三子皆言爲國之事答問之正也子路乃率爾以對先蹈于不辭讓而對之非禮矣夫子哂之蓋哂其不遜非哂爲國也曾皙是時手方鼓瑟而心口相與曰夫子其不悅于爲國乎又見赤與求之答夫子無言竊意夫子必不以仕爲悅矣故一承點爾何如之問從容舍瑟而試問曰異乎三子者之揆蓋逆探夫子之意也夫子云亦各言其志而點乃爲浴沂詠歸之說蓋迎合之言非答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漠之濱而忽聞曾皙浴沂之言若有獨

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飲水之樂故不覺喟然而
嘆蓋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歎者豈
惟與點哉至于三子出而曾點後蓋亦自知答問之
非正而蒙夫子之獨與故歷問之而夫子歷道三子
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二三
子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嘆之本旨
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撫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
落世事指爲道妙但欲推之過高而不知陷于談禪
其失豈小哉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
事此正論也又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

堯舜氣象又曰上下與天地同流且天地同流惟堯
舜可以當之曾點何如人而與天地同流有堯舜氣
象乎且聖人之志老安少懷安老必有養老之政懷
少必有慈幼之政非隱居放言亦爲政之事也點之
志與聖人豈若是班乎此言或出于謝上蔡之所錄
非程子之言亦不可知縱真程子之言吾亦闢之矣
程子之賢不及孟子孟子曰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
之所謂狂也點也人品之高下孟子已有定論且與
琴張牧皮爲伍琴張牧皮又可與子路冉有若是班
乎嗟乎今之學者循聲吠影徒知聖人之所與而不

知聖人之所裁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自陳歸魯欲裁正之者正爲哲輩惜乎不知所以裁點之事而徒傳與點之語使實學不明于千載而虛談大誤于後人也朱子晚年有門人間與點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簣之前悔不改浴沂註一童畱爲後學病根此可謂正論矣呂與叔程子之門人而上蔡之友也其詩曰可憐曾點惟嗚瑟獨坐春風詠不休又白終日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又因程子吟風弄月之言而演爲心齋之

說心齋乃莊子之寓言此詩不惟厚誣曾點又嫁非于顏子矣其去竹林七賢南朝八達者幾希審如是何不徑學莊列而學孔孟孔孟固如是乎夫子歷聘卒老于行荷蕢晨門長沮桀溺植杖楚狂之徒非笑譏諷而夫子之轍不回而佛肸公山之徒召亦欲往豈以不仕爲高者耶克點之志而不知聖人之裁則與桀溺之忘世莊列之虛無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禪學皆聲應氣求響合影附不至于猖狂自恣放浪無檢不止也鼓之舞之流于異端而不覺者豈非堯舜氣象一言爲之厲階哉

陳恒弑君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于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慎按孔子時已致仕家無藏甲身非主兵何所爲發必欲先發是非司寇而擅殺也聚衆則逋逃主也獨往則刺客靡也二者無一可焉而曰先發後聞謬矣疑者謂胡

揚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五

七

氏之失耳詳考胡氏此言見于春秋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傳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隣有弑逆聲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蓋指宋陳三國之君移兵以討州吁爲言而非謂孔子也若可以先發孔子當先爲之不待後人之紛紛也

史魚尸諫

史魚以尸諫衛靈公虞世南夢進謹言于唐太宗忠臣之奇節史冊之異聞也

上達下達

君子上達謂士人君子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故

曰上達小人下達謂農工商賈各治其事遂其終身之業故曰下達○君子上達公卿大夫明明求仁義也小人下達農工商賈明明求財利也君子小人位有不同上下相須故皆曰達若凶人爲不善不敗則亂烏能達乎

禹稷躬稼

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云禹稷三過門而不入或疑禹未嘗躬稼稷未嘗三過門不入是不然皆紀實也書云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畝滄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五

十三

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蓋禹爲司空稷爲田正益爲虞土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均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孟子云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是益偕行之證也山海經廣都之野有后稷之迹是稷偕行之證也而尚書之暨益稷尤爲明證禹過門不入稷豈獨入乎稷躬稼而禹以非田正坐視乎三人同受舜命必同寅協恭豈如後世避侵官離局之嫌乎

業桓文譎正

五霸莫大於桓文桓文之事莫大於會盟會盟之舉

莫大于葵丘踐土然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宋橫浦張九成之說殊爲理長集注所言雖皆二公之事乃其小者爾當表出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無爲而治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楊子法言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莊子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五

十四

曰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嗚呼莊楊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盡之蘊矣使夫子九原可作亦必以其言爲然矣當合而觀之

匏瓜

吾豈匏瓜也哉言匏苦而人不食之非謂匏不能飲食也植物之實何物能飲食哉左傳曰匏不才於人

共濟而已正與孔子之言及詩匏有苦葉相合

八士姓名

大理董難曾見宋人小說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四韻伯達伯适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夜音亞一韻也季隨季騶隨音馱騶音窩一韻也周人尚文于命乎之間亦緻密不苟如此

用我吾爲東周

明道先生曰吾其爲東周乎蓋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爲也亦非革命之謂也伊川先生曰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五

十五

周乎言不爲東周也二程之言如此因論曰周轍不西王綱解紐孔子作春秋托始于平王蓋傷東周之衰也詩亡而後春秋作孔子刪詩于王風首錄黍離其詩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傷興復之無人也錄變風于鄘下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其心未嘗一日而忘西周故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其在雅之詩也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雪山王氏曰平王遷于王城此大東也敬王避于朝之難又去王城而入成周此小東也東而又東澤爲束薪而道爲茂草西方益遠矣其在論語則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其在中庸則

曰憲章文武又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夢周公欲行周公之道也憲章文武欲舉其政也其心豈一日而忘西周耶故公山不狃以費叛佛肸以中牟叛孔子皆欲往究而言之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子之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輒助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正欲張公室也佛肸之中牟亦猶不狃之費矣或曰傳者謂興周道於東方是乎答曰是未喻乎字之微旨也其微旨若曰如

有用我吾其肯爲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當是時東周之臣如宰咺冢父容悅之臣也非安社稷者也萇弘城成周有安社稷之志者劉康公成肅公有安社稷之功者也未及乎天民大人也惟聖人有過化存神之妙撥亂反正之才必欲挽東周爲西周也或曰不狃佛肸皆以叛書何也答曰論語之書豈孔子自作哉門人弟子之筆也魯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公久矣况知宗周乎仲由冉求在四科之列而爲季氏聚斂且助之伐顓臾况其下乎左傳之言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是以黨惡滅君爲功反以

張公室爲罪其書不狃佛脍之叛曷怪乎觀書者當求于意外不然紙上陳言矣

梁惠王遺事

梁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注疏及朱子注皆不詳按戰國策甘茂謂秦王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朝天子于孟津後子死身布衣而拘於秦又蘇秦說齊閔王曰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用商鞅計以言佯尊而驕之魏王乃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捨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不以德魏則所謂天下莫強者伐楚勝齊拔邯鄲也所謂西喪地于秦七百里卽所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也惟徒跣而次于齊布衣而拘于秦史記及司馬公通鑑皆不載無以見其實事關繫亦大且可合孟子之書宜書之

子思子云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卽孟子小體大體之論

霸伯同

論語憲問篇註曰霸與伯同長也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爲天下所歸則王平聲轉聲而爲王去聲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入聲轉聲而爲伯去聲皆有爲之稱也正音謂靜字轉聲爲動字以此證之左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五

十八

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爲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左傳不惟文精用字亦不苟矣註疏未發明故特著之

聖賢之君六七作

朱子註云由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慎按尚書無逸稱殷之賢君曰其在太戊其在高宗其在祖甲又總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以祖甲與中宗高宗並稱而不言太甲則祖甲並美二宗而賢于太甲明矣以祖

甲與周文王而並言則其賢益明矣朱子稱殷之賢君獨不及祖甲何哉予詳考而思司馬遷作史記未見古文尚書乃取國語帝甲辭之一語而衍之曰祖甲淫亂孔安國注尚書遂以祖甲爲太甲甚矣安國之愚也不信經而信史不信周公而信司馬遷卽使祖甲爲太甲無逸之書何以置祖甲于中宗高宗之後言之至再其序皆然周公不如此之顛倒也朱子不稱祖甲者蓋亦信史記及孔安國之過也王伯厚曰祖甲之賢與高宗侔在殷亦當稱宗特以世數未及祧期而殷亡故不及崇宗號耳此說得之

志至氣次

志之所在氣必至焉故曰志至氣次至者至到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水而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焉之驗也驚而汗出衰而淚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以文觀之則曰至曰次似志甲而氣乙也以氣驗之豈志甲而氣乙云乎公孫丑不達實以爲甲乙之差故復有問而孟子有志壹氣壹之辯亦旣曉然矣今之說者猶以至次爲甲乙則公孫丑之問爲是而孟子之言虛矣

配義與道

孟子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朱子注云配者合而有助之謂近高泉謝氏云合字是也而有助字却非謂其有彼此之分也文公此解緣信師說大過延平先生云配是襯貼起來又云氣與道義一滾出來一滾出來之說極精而襯貼起來之說欠瑩文公語錄云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滾發出來此說極精則解配字只消一合字足矣不應并取補貼之說而添有助字也曰有助則又似兩物相補貼而與一滾出來之意異矣余謂高泉之說善矣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又曰天人合一已是賸一合字其言妙得孟子配字之旨余子積性書有云氣嘗輔理之美矣理豈不能救氣之衰乎羅整菴云不謂理氣交相爲暢如此嗚呼是卽合而有助之說之病也

置郵傳命

孟子置郵傳命古註置驛也郵駟也或問余驛與駟置與郵何分別乎余曰考之說文駟傳也驛置也置緩而郵速驛遲而駟疾也置有安置之意如今制云

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之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
左傳楚子乘駟車會師于臨品之上又祁奚乘駟而
見范宣子又子木使驛謁諸王又云吾將使駟聘問
諸晉以上駟字見于左傳者四條皆言速馳之意後
世不達駟字之義而吏牘俗書又以駟爲驛之省文
本朝刻春秋大全皆認駟爲俗書省文盡改左傳四
駟字爲驛作者之精意隱矣○漢制四馬高足爲置
傳皆君與大夫所乘其行安舒故不得不遲一馬二
馬爲軺傳軍書使命之用故不得不疾漢文帝自代
來乘六傳車亦取其速○驛與駟二字于文義爲小
然混而不分則解經皆謬矣元許白雲曰馬通曰置
步通曰郵蓋想像妄說初無所祖不思古注郵訓爲
驛若是步通字何以從馬乎

塵字義

鄭司農周禮注曰塵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
者卽今之虛也說文市物邸舍曰塵卽今人浮鋪也
此極明析矣陳相之滕願受一塵使其有肆有宅豈
得奪人之居以處他國乎日月所經之道曰辰又曰
躔亦從屨蓋辰爲天壤亦如地上城市之空地此尤
可證

氓之爲字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下
劑致氓以田里安民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教氓又云
新氓之治注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授田矣
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
乎以詩與孟子證之尤可驗詩曰晷之癡癡抱布貿
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于涉淇至于頓丘此蓋氓
之離其本土而淫于外州者也孟子陳相自楚之滕
願受一廛而爲氓此蓋去其本土而占籍于他國者
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若是本國何得
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何得稱氓乎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五

三十一

立賢無方

孟子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于窮旦
夜之思而汲汲若是乎蓋嘗攷之虞夏用人止于世
族左傳八元八凱則高陽辛之才子史記禹稷世系
同所自出孔安國書傳以益爲臯陶之子臯陶則高
陽氏才子庭堅也周之家法以親親爲重以異姓爲
後武王兄弟九人若魯衛管蔡霍曹邠郟皆列爲顯
諸侯召臯亦以同姓爲上公雖凡民之俊秀論於王
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如三公呂望

六卿蘇公諸侯三恪之外異姓僅此矣逮至春秋孔
門高弟仕者不過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間親新
間舊矣蓋其一時之弊周公諒亦知其未廣矣故日
夜之所思惟以湯之立賢無方爲中道今觀商書一
則曰敷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傳
說諸大臣非以親舊以其賢也蓋主於立賢則有德
是親固不間親之情至於親則未必皆賢且妨賢之
路矣信矣立賢無方爲不易之中道而周公往往言
之亦未得盡行其志也何以知其然也管蔡之叛雖
未發而周公明哲豈不能逆知之周公知之而亦難

于言蓋言之必不用管蔡當時習俗已久必謂周公
間親間舊而忠言反爲薄論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
亦宜乎者正此之謂也武王數紂之惡曰官人以世
此豈獨紂之罪自唐虞以來已如此矣武王雖惡紂
之官人以世而已不能改積習之常久則難變也故
曰周公亦未得盡行其志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
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以今言之國君用賢亦何
不得已之有益尊者親者未必賢必進疏遠之賢而
用之則尊與戚之黨囂然而議是其時積習使然也
若在今日則朝釋耒耜暮登槐衮人亦安之矣又通

論之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孫盤據
苗裔嬋媯雖貪如狼狼如羊蠢如豕讎如虎皆用之
而當時秀民才士屈于族姓而老死田野者不知其
幾矣惜哉至秦用客卿漢用刀筆而此弊始除迨東
晉六朝又踵其弊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貪狼蠢詘
皆據顯位謂之華腹膏梁南之弁韶北之侯景亦憤
族姓之下而至於作亂景在江南求娶于王謝不得
乃按劍曰會須令吳兒女作奴雖其凶悍出於天性
致亂亦有由矣然則湯之立賢無方豈非萬世君人
相國之第一義乎

周公思兼三王

孟子云禹惡旨酒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宋
儒註云或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此言
是也但引其端而不竟其說愚謂孟子此章專贊周
公事業之盛非贊三王也蓋言周公欲兼三王之事
以相天子然禹之大功在治水周公時無水可治則
法禹之惡旨酒好善言也湯之大功在伐桀救民周
公則無桀可伐則法其執中立賢也文王至德則以
服事殷今無殷可事則法其愛民求道也武王之
大業在伐紂救民今紂已伐矣則法其不泄邇不忘遠

以廣守成之大業立太平之基可也蓋三王之治功
爲君道之極所以立後世相天下者之標準也

博學博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反約之後博學
詳說可廢乎曰不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禮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誦思
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盡廢可乎入之心神明不測
虛靈不昧方寸之地億兆兼照者也若塗閉其七竅
折墮其四支曰我能存心有是理乎

舜避堯之子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五

五

堯授舜舜授禹禹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避之有
受終於文祖受命神宗天之曆數在爾躬見于尚書
堯于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下
不以爲泰孟子旣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於庭
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僞爲遜避則如曹
操司馬懿鬼蜮狐媚之術也而謂舜禹爲之乎且堯
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固私
丹朱商均爲一人之私德而忘天下之大計又豈聖
人之心乎今日方避而明日偃然又來是何舉措乎
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爲無稽禹未嘗禪于益孟子嘗

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矣何其言之自相戾乎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善觀孟子者例是可也荀子云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此類之謂乎

不瞽瞍殺人

問有所不必答不答是也答之非也不答可也兩見論曰孔子不答其事有無不可知傳之者正以見聖人存而不論也孟子于桃應之問不答可也必再三言之愈起後人之議是不若不答之爲愈也予又思爲之說曰人之殺人者雖其凶悖然亦必有由非有犯之則有求而不得也瞽瞍旣爲天子父尊之至誰則犯之以天下養何求不得而殺人耶使瞽瞍而獸也則不可馴獸而少有知則梁鶯之虎可媚也况亦人類乎卽使其果殺人則議責之辟在臣下且然烏有天子之父一犯法而遽拘于狴犴親伏歐刀乎卽使臯陶果執之舜可逃也則大寶將安歸士師將何以自解于天下乎桃應之言果如小兒之辯惜乎孟子不能如孔子之不應也

尹和靖對高宗

文雅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

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
雙焯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
雙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所
養可知矣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
稱學生何以異于野人哉

黜學士何以異于野人哉

養何味矣哉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權者自

雙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所

養可知矣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

稱學生何以異于野人哉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六

從子 有仁編輯

萬而道王 成都楊慎著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全校

老子論性

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為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儒必曲為譏評但知其出於經則護持交贊此亦矮人之觀場也又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本出於淮南子而諸葛稱之若儒者知其為劉安語又肯取乎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老子解

干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椽椳龍吟虎嘯至音也尚頰舌之感者必下於蛙鼃故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

嚴君平註老子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為胡越眉目為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俛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

竝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
式退爲嬖容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人惡關尹子

今世有關尹子其文出於後人僞撰不類春秋時文
也按列子仲尼篇引關尹子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
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
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
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
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二

惟默而性成者得之知而忘情能不爲真知真能
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
無爲而非理也又說符篇引關尹子謂列子曰言美
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
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
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
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
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
亾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
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

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
亾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按此二條皆精義
格言今之僞撰者曾無一語類是可證矣關尹子書
雖亾觀此二條亦嘗鼎一臠矣乎

關尹子妙語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已乃
能成已能勝物乃能成物

鬻子

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
者十四篇皆無可取後人贗本無疑也按賈誼新書

揚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三

所引鬻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
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
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
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
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
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
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王在上位則天
下不死軍兵民免於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
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則
民無天闕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

民無厲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谷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其爲僞書矣曷取賈誼書中七條傳之以冠于書亦愈于傳贗僞也

其類莊子解

貝善

工詰

人魚

禁文

煨日

顛

顛

莊子爲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奇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豨乃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四

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顛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云故書儀爲義其脰肩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爲磬文數目顧脰肩卽顧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或敷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強附儒家漫曰此文字奇處絕妙又惡識所謂奇妙千百八載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

羅勉道莊子循本序

內則邠醬讀作鯤國語亦云魚禁鯢鮪皆以鯢爲魚

子莊子乃至小爲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

南史吉稱傳

銚螻蟻尚貪其生

風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於萬物稟受亦然衆竅爲風所鳴萬形爲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竅息

林疑獨註

莊子天籟一節

西蜀范無隱云未成心則真性渾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卽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先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

其論精當足以盡虛前惑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五

夢而爲蝶不知有周覺而爲周不知有蝶其勢不能合必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

林疑獨

逍遙遊盡性也齊物論窮理也養生主脩身也

碧虛

儵忽生而渾沌死以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也

陳碧虛曰好生者以世事爲樂趣死者以人世爲勞

唯超生死者可以論其大槩矣

觸體

解其天殺隳其天袞林疑獨云人生束縛於親愛如弓之在弦如書之在袞呂惠卿曰解殺則弛張莫拘

墮泰則卷舒無礙

猗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呂惠

卿曰圃而圃宮而室言世益衰居益狹矣

知北遊

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

化爲碧玉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

而上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

外物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喻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六

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有絕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于此矣

郭象注莊子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

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予
愛郭注之奇亦復錄于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
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
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
又以生死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
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卽所謂
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實乃開又云堯有亢龍
之喻舜有卷僂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
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
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七

康節論莊子

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
亦無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山曰逍遙遊一篇子思
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無
所事愚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可也
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莊子語暗合中庸

莊子曰尸居而龍見不見而章也淵默而雷聲不動而變也神動而天隨無爲而成也又曰尸居龍見戒慎乎其所不覩也淵默雷聲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淮南述莊子語

莊子云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其言錯綜成文妙矣淮南述之曰凍者假兼衣於春暘者望冷風乎秋又較明白古人辭必已出而不相襲如此

莊子論經不言禮樂

莊子曰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爲朱子之所深取且曰莊子是大秀才荀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八

子不及信矣或謂其遺禮樂而不言以議其失非也莊子之言多舉略以例詳如九淵之名止列其三是也六經而舉其四則禮以道中樂以道和推之可知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示人以知要也詩言思無邪則易之時書之中咸可例推莊生之言亦孔門家法也

老萊子語

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

晏子語

君子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于魂此晏子語也今
例知爲宋人語不知祖于晏子而歸之夷與與而
管子韻語管子韻語合韻三辛不知強項不知是韻
管子之文多用韻語如云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晝日
恒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作堂作室者詩所謂室人執宮
也又言堤坊之利曰民得其饒是謂流膏又言五粟
美土之狀云淖而不鈇剛而不穀不濇車輪不汚手
足其造之妙秦漢以後人豈能及也

賈子韻語

賈子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九

未未叶

音歷

又曰見祥而爲不可則祥反爲禍見妖而迎

以德則妖反爲福福叶音通皆極文字之妙

符子

符子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珎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
狐謀其皮欲爲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
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
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
矣古諺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
望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用孔子而
謀於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陸子

陸子曰三皇垂策五帝拱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轅五伯馭駕六國摧輶

青史子

青史子載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弧以梧桐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草也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萋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縑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倚升而不敢煎調云云其文義古雅嗚呼古書之不傳者何限惜哉

孔叢子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永叔作隴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世莫有知其言之出于孔叢子也

文中子一書格言至論甚多若其中拆洗論語之文描畫孔門之像若吳楚僭王者名號兒童學長者拜揖者皆其門人之罪也試舉一條如云陳叔達行令郡縣而盜不止聞文中子門人心化之言退而靜居三月而盜賊出境此段明是枚點使盜賊三月入境舖資餼牽亦竭矣不出何待又以爲功不亦迂耶

管商論金粟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鎰金程諸侯山東之國也故粟

五釜而鎰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其術先後若合符然其文亦不易及也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眾非平正無以制斷此五語出淮南子主術訓下篇蓋古之格言而淮南述之孔明又

舉以教子也然五語之中澹泊寧靜二語足以該下
三語矣孔明博學而精擇如此又心欲小而志欲大
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亦出淮南子而
孫思邈引之然膽欲大之語有病不若志欲大之善
也能欲多而事欲鮮此句不可少孔明思邈同引淮
南子語而優劣不同也

淮南太玄法言新書

正部云淮南浮僞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禱
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亦確論

陰符經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十二

陰符經非黃帝書蓋出後漢末唐人文章引用者惟
吳武陵上韓舍人行軍書有禽之制在氣一語梁肅
受命寶賦有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一語馮用之機論
權論兩引之此外絕無及之者

南子汲冢文誣不同也

汲冢璣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
甲殺伊尹又謂伊尹與桀妃末喜交其誣若此小人
造言不起自戰國之世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僂者
爲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

漢人好作隱語

後漢人好作隱語於文字中蔡中郎題曹娥碑云黃
絹幼婦外孫蓬曰隱絕妙好辭四字魏伯陽參同契
後序云鄒會鄙夫幽谷朽生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
遊寥廓與鬼爲鄰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湯遭厄際水
旱隔屏隱會稽魏伯陽五字古魏字作嚳故云依託
丘山宜乎後世白丁道士不知而以丹法解之可發
一笑又孔融離合作郡姓名字詩云漁父屈節水潛
匿方離漁字與岢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呂公釣磯
盍口渭滂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或字口合好是
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內有截隼逝鷹揚離一字子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十三

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扁字蛇龍之螫俾也何忘離虫字合

成融玳璇隱曜美玉韜光乃文去王無名無譽放言深藏

離與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手字蔡中郎魏伯陽孔

文舉皆後漢末同時人與袁康吳平亦同時隱語離

合相似故詳著之以見越紐之出於袁吳二子也歷

千餘年而始顯不謂余爲千載知音乎

鮑昭迷語

鮑昭集中謎語三字其云二八四八飛泉仰流井字

也頭如刀尾如鈎龜字也乾之一九坤之二六桑字

也頗爲拙劣今之商謎燈牌者亦笑之乾坤與桑何

相關乎東坡硯蓋銘曰研猶有石峴更無山姜女旣去孟子不還簡妙勝鮑多矣採事人史蹟臨壘矣

隱書

漢書藝文志有隱書十八篇今不可見大抵歡謔幽

輿之辭書云時日曷喪其始也左傳遠楊求救於楚師喻智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檀弓之蠶績狸首淳于髡之蟹螺甌婁襍見於禮記戰國策說苑列女傳諸書言無爲而可略此之謂也至于東方朔郭舍人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十四

之問對直俳優之雄爾

梅福語

生爲我酷形爲我辱智爲我毒身爲我桎梏乃棄官

隱洪崖及玉笥山

隱僞文人作僞書

劉歆七略敘稗官小說以周書爲首卽晉代所伐冢

汲冢周書也今所傳者十之全爾其中言舜囚堯禹距舜伊尹通末喜太甲殺伊尹武王斬紂頭皆害義傷教之甚太史公信之以斬紂事入史記誣聖多矣其有十洲記漢武帝內傳神異經洞冥記晉有王

子年拾遺記梁有四公子傳一曰蜀闔上音攜下音琛入聲二

曰齟杰上音萬入聲下音葛三曰戮齟上音願下音湍四曰仇督上音掌下音

親皆以奇字湊合傳凡數千言皆無足觀而託名沈

約可笑也唐人天寶遺事五代王仁裕撰尤淺陋疑

亦託名王仁裕予觀仁裕所撰玉堂閒話不如是虛

妄也宋有碧雲驥則誣善醜正甚矣又有雲仙散錄

清異錄偽撰杜詩注嫁名東坡一切可以焚棄

孔明戒子書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
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于亂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十五

主意孔明為後主寫申韓至謂無益于論

宋儒論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

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也唐子西云人

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智略為貴後主寬厚襟量有

餘而權略知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

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

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

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

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
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邵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

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曹操欲用孔明

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事不見于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殺關羽真有人君之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十六

度豈止雄于三國邪

宋人譏荀卿

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爲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錄云吳起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鹽鐵論曰李斯與苞丘子同事荀卿苞丘子脩道白屋之下二事人皆引用而罕知其原故及之

文公著書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于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得爲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爲盆又譏其爲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爲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來之書疊疊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

有過者也或者問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

歟

魏鶴山語

魏鶴山云吾鄉觀物張先生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
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玄通靈等凡七書而大意謂
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
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
知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也其書惜不傳而世亦罕
知其人矣

子由論書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十八

蘇子由云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其詩奮發而嚴厲
非深於文者不能為此言

黃潤玉

四明黃潤玉所著有經書補註多可取者又有海涵
萬象一卷如云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
賤極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
易動而圓範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
又曰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
源也又解漢書云罟字從罔不花蒂窻櫺也殊得
古人制字之義及宮室之形解莊子遊方之外云方

矩也出於矩之外所謂離方遁圓也又曰董仲舒對策一正字公孫弘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諳言皆有理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符堅迎之入長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直構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爲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冠遊人羽客僞藥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智而移于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哉嗚呼子書之奧妙不楊升菴文集卷之四十六

十九

魯仲連顏蠋

東坡於戰國之士取魯仲連顏蠋而皆惜其未聞道亦名言也

易略

王弼易略例云隆墀永嘆遠壑必盈此藝圃俊語也曰投戈散地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

異心又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在
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
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
之筌也此理窟妙解也自宋人傳義行科舉宗之此
書殆將廢矣

太玄非擬易

孫明復曰楊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
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與
太易準班固曰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
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二十一

無樂極樂

文子能至于無樂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樂極矣佛
書言於不樂中求極樂於極樂中求不樂於此言互
相發亦至理也

膠膠擾擾

莊子曰膠膠擾擾乎膠之一字下得不苟韓退之送
高閑上人序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又云一死生解外
膠子正應前不膠於心之膠膠之爲物有粘着之意
解則有頽敗不粘之意韓公用此二字亦不苟也悟
雖本於莊而得韓之拈出莊意益明乃古今兩敵手

碁也杜工部詩黃門飛鞚不動塵蘇東坡云走馬來
看不動塵而杜公語益精神焦氏易林云過時不遇
柄如且饑而毛詩怒如朝饑之義益明又云枝葉盛
茂召伯遊暑而毛詩甘棠之義益明非如後人蹈襲
之比也

天鬪天總

潛夫論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強富之則是與天鬪也
况使無德之人與皇天鬪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
嘗有也又曰民安樂則天心總聚也天心總則陰陽和
此皆格言也天鬪天總文字尤奇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三十一

天聰天明

韓非子云寄於天聰以聽乘于天明以視此古之格言而非引

之

舌柔齒剛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
不見夫齒乎惟堅固是以相結舌柔順是以不敝子
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皇帝王伯

前漢書王莽傳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
象冬後漢書易載羲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

崇邵堯夫以皇帝王伯配春夏秋冬而易配皇書配
帝詩配王春秋配伯亦有所祖也

自相矛盾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問之
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
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
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今
之稱自相矛盾本此

以手通指

何休公羊注以手通指曰揖謂揖以敬人以手通意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二十一

也指意也又云以目通指曰瞋瞋與瞬同史云頤指
氣使亦是以頤通指也指與旨同陸佃易爻觀我朵
頤注云以頤通指曰朵劉敞漢書補注躡足附耳注
以足通指曰躡

美男破老

汲冢周書云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蓋頑童昵比則犁
老播棄豔妻煽處則忠臣結舌

螻蛄蝻蟴

說苑載孔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尚存耳言政
事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螻蛄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違

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螻蛄之聲則朝有蜩蟬之聲
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之衰也洙泗之間蓋斷斷
如也斷斷交爭之意卽孔子之所謂譁也

宿於田更

其草莽畝曰鹵

列子云禾生伯子

人姓名

出行經堦外宿於田更更訓

老老而更事也漢立三老五更更義取此張湛注列
子乃云更當作叟誤矣

明道若昧

老子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太白
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二十三

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文皆用韻三句一易李
斯泰山刻文其祖此乎

鹵莽滅裂

莊子謂耕之不善曰鹵莽耘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
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
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祚乃善耕也
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耘以去草
古有鳥芸之說如鳥俯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耘
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耘者
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相之

喬宇鬼瑣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疏言時政中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喬宇鬼瑣之語上以此四字問內閣值慎在史館卽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近日之學謂不必讀書考古不必格物致知正荀子所謂喬宇鬼瑣者也

逍遙遊

黃幾復解莊子逍遙遊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水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內遊於世若是惟體道者能之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三十四

野馬

莊子野馬注云日光尚未詳悉按內典龍樹大士曰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爲陽燄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爲流水

論衡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畢他日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亦載此事而刪除

子路問其故以下數句蓋文有以含蓄不盡爲工者若莊子數九淵之目而止列其三列子書九淵具陳說盡則索然無味矣

堅瑕

管子曰攻堅則軻乘瑕則神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以爲先淮蔡而後恒冀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爲先江南而後河東

盜竿

老子服文采帶利劔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竿韓非解云竿也者五聲之長也竿唱則衆樂皆和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二十五

大姦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竿今本誤作盜夸與竿字相近而誤也

陽鱈

說苑子賤爲單父宰初入境見有寇蓋來迎者子賤曰車驅之所謂陽喬者至矣陽喬魚名不釣而來喻土之不招而至者也其魚之形則未詳按荀子曰鱈者浮陽之魚也唐文粹宓子賤廟碑云豈意陽鱈化而爲魴喬從魚爲鱈字義乃全

押闔

鬼谷子書有押闔篇押音擺押之者開也言也陽也

孟子所謂以言餽之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孟子所謂以不言餽之也

迂鼓

宋儒語錄今之古文如舞迂鼓人多不解爲何語按元人樂府有村里迂鼓之名宋人樂苑有衙鼓格圖官衙嚴鼓之節也衙訛爲迂曲名村里迂鼓者以村里而效官衙其衣裝聲節必多可笑者以是名之語錄云如舞迂鼓者謂無古人之學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

戲婦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二十六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瀆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酣管不知限制至使有傷於流血踐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旣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壻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褰裳而針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廟見之婦同于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敝俗

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
能變可怪哉

雉噫

楊子言孔子之去魯曰不聽政諫而不用雉噫者注
雉噫猶歌嘆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按家語孔子去
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卽雉噫之歌也唐文聆鳳衰於
接輿歌雉噫於桓子

三全

亢倉子
格言

道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六

二十七

六崧

管子處義氏作六崧以迎陰陽周人循六崧以明陰
陽見輕重篇崧音計音義亦同蓋計筭之義故引之
以爲輕重之證也范子有計然其人姓辛名文子因
其善計算而精研故號曰計然又作研又作計倪漢
碑亦作崧研

華實

後漢書引老子君子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其實而
不居其華虞喜志林曰諸葛恪不納呂岱十思之言
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又魏書云曹子

桓不之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庶子劉楨家丞邢顒也選詩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丞又陳書云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

杜伯射王下鄙

注引周春秋其文不悉按顏之推冤冤志亦引周春秋頗詳文又奇瑋今補載之周杜國之伯名爲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於焦其友左儒爭之王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旣死卽爲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司工錡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奈何皇甫曰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

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
爲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
折脊伏於弓矢而死

康節不信命

張橫渠喜論命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
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之言
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蠶子數托名康節
豈不厚誣前賢

咬地命世欲食濟人妄造大定數蠶子數托名康節
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之言
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蠶子數托名康節
豈不厚誣前賢

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

爲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於弓矢而死

張橫渠喜論命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之言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蠶子數托名康節豈不厚誣前賢

豈不厚誣前賢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七

從子 有仁編輯

成都楊慎著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仝校

吳越春秋

漢書趙曄撰吳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吳越春秋今世所行曄耶方耶

史記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為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七

乙

字須溪批云此有也字異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遊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為一句長卿故倦遊為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籠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曾無怪其然獨可為一
二好古之士道耳

穆王史記解

汲冢周書史記解一篇穆王命史臣戎夫歷陳古之
亾國二十八君以為覆轍而鑒戒之朔望以聞又作
甫刑之書以恤民聽祁招之詩而返國可謂改過不

吝冥豫有渝矣亦賢矣哉司馬遷周紀不著其事茲特表出之

經史相表裏

蘇老泉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要其歸宿言經史之相表裏也元儒山東雲門山人張紳士行序定宇陳氏通鑑續編衍其說云史之爲體不有以本乎經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史之爲體不有以本乎經不足以爲一代之制故太史公之史其體本乎尚書司馬公之通鑑其體本乎左氏朱子之綱目其體本乎春秋杜佑之通典其體本乎周禮惟易詩之體未有得之者而韓嬰之韓詩外傳邵雍之皇極演易可謂傑出矣○此論甚新余嘗欲以漢唐以下事之奇奧罕傳者彙之而以蘇李曹劉李杜韓孟詩證之名曰詩史演說衰老無暇當有同吾志者

春秋國之鑑

說苑公扈子曰春秋國之鑑也宋神宗以司馬光所編歷代君臣事跡賜名資治通鑑以此

古史考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爲一人羅泌路史以

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
工氏或以爲帝或以爲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爲臣
或以爲火德之主楊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
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
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
識一至哉言乎予觀近日刻國朝登科錄洪武庚戌
至甲子不知取士之科幾開張顯花倫金壽不知爲
何科大魁况考論洪荒之世乎

漢書列于紀年

漢書律曆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七

三

十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旣參
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參差邵堯夫皇
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以邵子之言
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兩番矣其孰爲是
邪善乎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
列子之言誠荒唐矣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的然耶存
而不論可也

小司馬索隱注誤

司馬遷旣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
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

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承植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他獨恃告許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之言信不誣矣

太史公律書

太史公之爲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文帝尤加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也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七

四

平準書食貨志同異

馬廷鸞曰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槩駈農民以效商賈之爲太史公平準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此說未明班固採其語云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渙然矣蓋添如異時三字是謂駈農民以效商之爲也呂東萊尊遷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紀事之文惟貴明白是以通鑑取志語也

史評

太史公年表于帝王則叙其子孫于公族則紀其年月列行索以相屬編字載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于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于方寸之中鴈行有序使讀者簡便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

漢文

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隋何陸賈酈生游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諛諛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楊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鳴呼盛矣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七

五

老泉評史通

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史之紀事將復甚乎其所以譏誚者唯子餽爲差愈吁其難而然哉楊萬里云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呵嘗得其所揆高宗武后寶錄而讀之意其可拳石班馬而臧獲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遣薛延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事則言傳遊藝死矣至長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傳遊藝言之也遊藝之死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游魂再返乎古人目睫之論誠有味也二公之論當矣然子玄史通妙

處實中前人之膏肓取節焉可也黃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焉

劉子玄子師作史例三卷

漢末史傳屈筆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直齊興而有劉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五代史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七

六

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實至云勝于史記此宋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為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萃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為楨幹也五代史所載有是文章乎况其筆力萎靡不足窺司馬遷藩籬而云勝之非公言也

二唐書

五代劉昫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唐書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不知

其優劣近南園張公澆錄中載其數處以舊
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余又觀姚崇十事
要說此其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荅具備首
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剪
截晦澁事既失實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爲
宋一代文人而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其所
著頓絕如此宋人徒欲誇當代以誣後世不
知可盡誣乎今具載二書之文于左

舊唐書文

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於驪山時元崇爲馮翊太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七

七

守車駕幸三百里內合朝覲遣中官詔元崇赴行在
上方獵于渭濱而元崇至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所
問卿可宰相行中行元崇猶後上案轡久之顧曰卿
何後元崇曰臣官疎職卑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崇不謝上頗訝之
至頃上命宰相坐元崇乃跪奏曰臣三奉作弼之詔
未卽謝者臣以十事上獻有所不行臣不敢奉詔曰
卿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元崇對曰自垂
拱以來朝廷以刑法治天下臣請政先仁義可乎上
曰朕深有望于卿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

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矣又
曰先朝輕狎大臣或虧君臣之理臣請陛下接之以
禮可乎上曰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武氏諸親猥
竊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錯雜
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等官悉請停
罷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倖之徒
冒犯憲綱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朝典可乎上曰朕切
齒久矣又曰比因族家戚里貢獻求媚近及公卿方
鎮亦爲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盡杜塞之可乎上
曰願行之又曰太宗造福先寺中宗造程善寺上皇
造金仙玉真觀皆費巨萬耗蠹生靈凡諸寺觀宮殿
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重觀之卽心不安而况敢
爲之哉又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
阻絕臣請凡在官之士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
曰朕非惟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太后臨朝以來喉舌
之任或出于闈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
曰懷之久矣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鄧閻梁交
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爲患臣請書諸史冊永爲商
鑒作萬代師可乎上乃潛然良久曰此事可謂剖肌
刻骨者元崇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

載一遇之日敢當輔弼之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卿于燕公下燕公讓不敢坐問之說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當首坐元崇曰張是紫微官使臣外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元崇遂居坐天下稱賢相焉

新唐書文

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卽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七

九

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伎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浸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褻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閹梁亂天下國家爲

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
乃頓首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袞冕戕巍吳
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蹙楚
開蠻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蠻遭劉百
年之間竝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與
羣陰伏日月出燿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
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
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
楊升菴文集卷之四十七

十一

其然乎

宋史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爲卷
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
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
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
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修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
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上之人壞

古修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
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
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
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
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
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
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
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
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
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於宋哉後漢東
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
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
嘔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
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稟監修辭
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
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蓋漢唐皆文人相
聚元則羯胡相參其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豈特
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
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
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

斯文者可重爲慨也

綱目減字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
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
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
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爲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
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
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師淵史學旣非所長而古
文又未經心其疎舛固宜今人以爲出於朱子合于
春秋殆魏子牟所謂承餘竅之鄙夫誠可笑也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七

十二

史傳遺事

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爲隋之忠
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
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贊爲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
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
幸矣

野史不可盡信

野史不可盡信如唐之河洛春秋巫顏杲卿上祿山
降表而郭子儀陸贄之賢皆加誣焉宋代尤多如誣
趙清獻娶娼司馬溫公范文正公奔競識者已辯之

至于國史亦難信則在秉筆者之邪正也如兩朝國史貶寇準而褒丁謂蓋蒲宗孟之筆也蔡京及卞又誣司馬而謗宣仁太后非楊中立與范冲孰爲正之近日李默怨先太師不與翰林及刻孤樹裏談襍入王瓊讎家誣辭嶺南梁億乃梁文康公之弟文康與先太師同年同官本無嫌隙特所趨不同耳億著皇明通紀隱沒先太師之善如正德庚辰嘉靖辛巳改革之際迎立之詔江彬之擒皆匿而不書乃以宸濠護衛之請謂先君與之時先君丁憂于家也先君不草威武大將軍勅幾陷于危乃舉而歸之梁公不知

寫威武大將軍勅者梁公也內閣有勅書稿簿綴撰者姓名于下豈可誣也無乃欲蓋而彌章乎其他如灼艾集武官所輯尤不足據

伯夷傳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于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

輕爲立論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
又謬若道理有戾卽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
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相如傳

史通云史記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
卽爲列傳劉知幾蓋及見相如集也然文君夜奔事
亦不自諱何哉

禹碑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
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七

十四

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
龍畫傷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岫嶻山尖神禹碑字
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
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
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
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
能道也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
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爲傳聞之誤蓋以耳目
所限爲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岫嶻峯又
傳在衡山縣雲密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

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政子一模刻于嶽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韓公及朱張求一見而不可得余生又後三公乃得見三公所未見一奇矣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秦衡宗疏事哀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予又考述異記云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閣帖首有禹篆十二字輿地志江西廬山紫霄峯下有石室室中有禹刻篆文有好事者緹入模之凡七十餘字止有鴻荒漾余乃樞六字可辯餘叵識後復追尋之已迷其處矣福建莆田縣陳崑山有自然仙篆以紙模之形類禹刻何翥詩鳥書蟲文不可識如讀响嚶神禹碑禹之遺跡靈閼如此號曰神禹抑有由矣予旣得禹碑刻作禹碑歌

扶風縣夫子廟碑

扶風縣夫子廟碑首云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云云作

者唐大曆二年丁未駕部郎中程浩碑尚在扶風縣
今傳爲皮日休誤矣皮在僖宗廣明年與大曆相去
年代殊遠不知何以錯誤如此此碑書法清勁仍多
古字地作陸三作或道作衢子作嚮光作炅唐作駮
天作兗善作叡遊作逕曹作曹

呂梁碑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爲小篆而訛泐
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
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
叟瞽叟產舜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七

十六

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矣又他碑所載后稷
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窟不窟
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於國語
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
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
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也太史公
亦迂哉

石經考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於太學講堂
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高堂

谿典彈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
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
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
古文用鳥跡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
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
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於
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
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昶有文學而
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尤善朱子論語註引
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于汴京今猶有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七

十七

存者

九鼎入秦

昭襄之世既書九鼎入秦矣始皇二十八年曷又書
使千人沒泗求周鼎不獲乎吁此太史公深意也秦
有并吞天下之心非得鼎無以自解於天下九鼎入
秦之說虛言以欺天下也秦史矇書以欺後世也太
史公從其文而不改又於始皇紀言鼎沒泗水以見
其妄鼎果在秦曷爲又入水以求之乎又於新垣平
傳言九鼎淪於泗其事益白矣然則鼎曷能沒於泗
舒雅云威烈王時九鼎震震之者淪之兆也既震矣

曷爲不能沒哉宋太丘社亡自亡也社能自亡鼎之
自沒亦理也且秦之金人十二靈爽芳矣魏人徙之
則潛然下泣况神禹之鼎乎龍泉之劍入平津湛盧
之劍去楚國彼固非鼎匹也神物義不污秦明矣宋
子虚言事有若實而妄者秦得周鼎也有若誣而實
者鼎入泗水也楊子曰予觀關羽上玉璽牋云璽潛
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曜靈光徹天歎曰璽者楚璞
秦刻爾何光怪若是况夫鼎者鬪苞著之乾象義文
垂之易卦剏於禹歷三聖之神聖乎酈道元曰東周
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淵泗秦始皇時見于斯水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七

十八

始皇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系而行未出龍齒斷
其系故語曰稱樂太早絕鼎系此則孟浪之談予無
取焉

大招

楚辭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豐蔚穠秀先驅枚馬
而走僵班楊千古之希聲也大招一篇景差所作體
製雖同而寒儉促迫力追而不及昭明文選獨取招
魂而遺大招有見哉朱子謂大招平淡醇古不爲詞
人浮艷之態而近於儒者窮理之學蓋取其尚三王
尚賢士之語也然論詞賦不當如此以六經言之詩

則正而葩春秋則謹嚴今責十五國之詩人曰焉用葩也何不爲春秋之謹嚴則詩經可燒矣止取窮理不取艷詞則今日五尺之童能寫仁義禮智之字便可以勝相如之賦能抄道德性命之說便可以勝李白之詩乎

廣文選

予閱廣文選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爲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爲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阮步兵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妄作叔夜不知叔夜之死先於阮也其疏謬如此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七

十九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

曰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升菴楊子曰程子之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以爲義也且張良之佐漢本爲報韓仇韓仇者誰先則無道之秦後則不仁之羽也且秦之無道甚於商紂羽之不仁埒於嬴秦高祖之誅秦滅項何異於書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亾易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乘此機不取

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息肩乎程子之所謂義必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熾則天下生靈死于干戈者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儒者立論何其迂哉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弘道作令伯祠記辯僞朝字惜未見此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七

二十一

出師表缺句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爲正

周后稷世

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始封至文王卽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疑也或曰上古人多壽考然而父子相繼三十年爲一世常理也以十五世而衍爲一千九十餘年卽使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後可叶其

數豈有此理邪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年凡九十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又可證也夫以周家帝王之世國史載之猶難明若此近世家譜可盡信乎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亾弟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

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
登仕路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
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
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
志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爲遠矣梁孔稚珪隱居多構
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
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
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
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
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置不能挂龍虎所
以青雲人高歌在岩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
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卽論語視富貴
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
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蜀取劉璋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
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法正之計昭
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
劉璋爲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巧說少信

史記貨殖傳南楚好辭巧說少信諸家不解此句余謂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莊周與惠子俱濠入宋玉作大小言賦又作神女高唐賦韓詩外傳載孔子與子貢交辭於漂女皆南楚巧說少信之明證也

漢世武技

漢書王尊傳述射士千人注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又有射聲校尉言聞聲而能射之合二條觀之見漢世武事選練之精如此

如日夜出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七

二十三

漢書武帝紀建元二年有如日夜出諸家無註予解之曰曷言乎如日光如日也曷不言日夜出日不夜出夜出非日也有不宜有也曷爲書紀異也晉書書有日夜出高三丈遂日之矣班氏書法春秋復起亦不能易矣班之叙傳自目爲春秋考紀有意於續獲麟乎讀者愛傳志之宏博而忘考紀之簡嚴何哉

錢鏐

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卽位溫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

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重歛以事奢侈下至
魚雞卵殼必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
吏各持簿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笞
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
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
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修記錢
氏重歛之虐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予按宋代別
記載歐陽永叔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永
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歛民怨之事若
然則挾私怨於褒貶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七

二十四

老泉公論

蘇老泉云唐三百年文章非兩漢無敵而史之才宜
有如丘明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公
矣乎其論乎蓋雖韓愈順宗實錄亦在所不取也而
宋儒乃以五代史並遷此不足以欺兒童而可誣後
世乎

君主妻河

史記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
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娶婦故事
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爲

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也

秀羸多能

北史稱崔浩庭纖懦弱胷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彝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矣

角端步搖

晉書載記贊用端掩月步搖翻霜按角端謂弓也李陵遺蘇武用端弓知胡人以角端弓爲貴耳步搖者慕容也初莫護跋入居遼西燕代名冠步搖諸部因日之爲步搖後訛爲慕容因以爲氏焉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七

二十五

景雲年

孫之翰唐論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卽位未踰年而改元景雲之翰書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慎謂前若書景龍四年正月至五月自五月後上書景雲六月至十二月庶得其實而貶亦在其中矣之翰之論曰古之人君卽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噫凜凜乎春秋之筆也

之翰名甫吾蜀人所著唐論筆力在范祖禹之上與
青神王當所編春秋名臣傳皆有史遷之風今罕傳
于世惜哉

姚疇諂武后

武后時明堂災姚疇云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
建章災盛德彌永其諂而曲如此史乃以之與狄仁
傑王方慶同傳異哉張唐英云求疇其侶乃與洛水
進赤石者可爲同等可汚狄王二公之傳哉按唐語
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
者獻于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石
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蓋此事語林
罕傳入亦鮮知此語所出誠可爲史中笑柄耳宋汪
彥章爲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僧之召本爲尊
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其顛倒是非助佑姦
逆與姚疇對武后正相類其能免斧鉞之誅於君子
之論哉

李泌家傳

柳玘稱李泌佐肅宗兩京之復謀居多其功大於曾
連范蠡而取范陽之謀其首也史多逸其事惟鄴侯
家傳爲詳司馬公通鑑多載之至朱子綱目乃以家

傳出其子孫門生疑非實錄善乎眉山史炤之言曰
家傳誠不可盡信亦豈得盡不信哉

韋月將崔善正

洛陽布衣韋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椒房浙西布衣
崔善正上言李錡謀爲不軌身死而無益于事史且
徵其名噫亦可憐矣易曰壯於趾往不勝爲咎二子
之謂乎

袁生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旃南
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斯人何識之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七

二十七

竅按漢書轅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
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且得休乃復走滎陽如此
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其
後高祖未酬其賞故史不列于功臣之數陸機作頌
乃儕之二十一人之列可謂發潛闡幽矣王應麟曰
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
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辯士說客並論也慎按
姓氏書轅生乃轅塗之後漢有轅固生之後也其後
去車爲袁後漢袁良碑叙其世系曰當秦之亂隱居
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還宅扶樂文失

其名碑亦闕焉非陸士衡王伯厚發其潛德人亦罕知之予故彙之以補班史之遺焉

牛繼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竟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着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按唐元行沖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之像舊時謂元帝本出牛氏誣辭也魏道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七

二十八

武帝名捷繼晉受命此其應也

晉書載惠帝聞蛙鳴問爲官蛙私蛙見餓者云何不食肉麋由此言之愚昧甚矣及蕩陰之敗兵人引嵇紹斬之帝曰忠臣也勿殺紹血濺帝衣左右欲浣之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由此言之英明甚矣一惠帝也相去數年何其乍愚乍明如此史之言或虛或實必居一於此矣

恒溫誣海西公

晉廢帝爲恒溫所廢降爲海西公又矯太后詔數其

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不知誰子人倫道喪
醜聲遐布溫之矯詔蓋皆誣辭又造謠言謂海西公
不男使內人與向龍交而生子所謂本言是馬駒今
詫成龍子也又欲殺海西三子乃造謠云青青御路
楊白馬紫游韁汝非皇太子安得甘露漿謠言傳布
人遂以爲實矣溫旣殺君不厚誣其惡何以爲辭按
臧榮晉書云廢帝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旣廢之後
終日酣暢耽於內有子不育以保天年時人憐之爲
作歌焉以此證之桓溫矯詔之辭姦黨僞造之謠其
可信乎海西公可謂受誣千載矣溫公通鑑書此亦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七

二十九

不分別史氏之言其可盡信乎溫公通鑑書此亦
包誣顏杲卿上祿山降表凌準誣郭子儀奪王甫
之功李肇之誣李泌定麻姑送酒柳程誣陸宣公計
諂竇參小人誣君子何所不至而後世不成人之美
者往往信之朱子綱目乃亦取麻姑送酒事李泌匡
復之功亦大矣此小過似可恕也况司馬溫公通鑑
元以此事入考異傳疑而綱目乃升爲正文君子與
人爲善之意何在乎或者門人妄筆非朱本意西公

大范小范

范仲淹鎮延安夏人相戒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也注大范名雍仲淹之父傳之至今無人知其誤者按范仲淹作范雍墓志云公諱雍字伯淳蜀人也爲龍圖待制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卒謚忠獻又觀富鄭公作范文正公墓志云仲淹父名墉爲錢俶掌書記仲淹二歲而孤隨妣陳氏再適朱氏則雍豈仲淹之父乎相傳不考之誤至此世系且不明則史之善惡是非顛倒多矣

王庭珪

陳經續宋元綱目書王庭珪送胡銓詩逢秦檜之怒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七

三十一

分注云貶辰州以死按鶴林玉露云王庭珪自檜死後還家年八十九歲孝宗召見年老足弱令一孫扶上殿孝宗慰諭再三特官其孫以此考之庭珪未嘗死於辰州也後世多以正史證小說之誤小說信多詆訛然拜官召見昭昭在當時耳目必不敢謬書如此是小說亦可證正史之誤也緣定字一時信筆辰州下多增以死二字爾

虞雍國忠肅公守唐鄧欲取長安事

虞雍公允文旣成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任公知唐鄧勝勢可以牽制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

平取長安章奏凡十餘上且曰朝廷必欲割唐鄧以和臣卽挂冠而去是歲六月孝宗受禪盡棄陝西新復州郡省符以公知夔州又割海泗唐鄧以和眉山任燮曰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荆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荆襄亦欲倚角取雍爾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矣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從蓋無倚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尚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幸用

魏延之策哉自頃中原有事采石成功天下勝勢孔明欲而不之得者一旦在我而以再從虜人市和之詐失此機會可扼腕切齒矣慎按虞允文采石之戰陝西州郡盡復歸宋允文城唐鄧而虜將蕭定遠以四千騎夜走汴矣唐鄧間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邯鄲之民健武者聚義兵千餘人遮殺其歸卒以待宋師而宋師不至武遂遇害當時人心時勢如此若從允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何以言之岳武穆之世金國方興而兀朮幹離不皆善用兵取之亦不易海陵之主無道遇弑國又無將取之比武穆之勢極易而

宋之君皆孱王臣皆奸邪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胥沈於海非不幸也自取也○允文城唐鄧欲取長安事不見于史而見于任燮之文健武遺民之忠勇亦不見于史而見于范成大之北轅錄予特表之

海鮑船

采石戰艦曰蒙衝廣而確曰海鮑輕而駛紹興辛巳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指麾欲濟虞允文伏舟於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卓旗于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虜以爲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爲之而實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烟霧眯其人馬之目只尺不相見遂壓虜舟人馬皆溺大敗之

楊誠齋海鮑船賦序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爲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

野橋分子細

俗語本此

畢炕死節比顏平原

畢炕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書附於其父搆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垆銘而炕之名不書于忠義傳故昌黎云廣平之節如此而子不

荷其澤嗚呼河北二十四郡豈獨一顏平原乎溫公通鑑亦失書

柳沆獻替比陸贄

廣德元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柳沆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放歸田里見于東坡文而唐書不爲沆立傳詞臣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房瑄

司空圖詠房瑄詩云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瑄奏遣諸王爲都統節度此誠可以爲社稷功矣唐書不載故特爲表出之當時杜甫救房瑄亦不及此事其後輓房公詩有一德興王後之句蓋指此也

磨衲集

磨衲集王庭秀作于紹興壬子考其論議以鄭俠爲妄言陳東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佑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爲謬賞以蘇黃文章爲末藝擬程子之學于墨以易傳爲謝楊刪潤成書詆趙張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儉奸茂惡蚓結蛇蟠家以荆舒爲師人以章蔡爲賢邪說詖行沉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薶枝蔓益甚人心不正其害烈于洪水猛獸信

矣王庭秀者亦何幸逃少正卯之誅耶

09669

楊升菴文集

卷之四十七

三十四



吳中或衣書中前未也
卷之四十七

00000

